

抒怀

墨韵书香染年华

□ 魏伟



20世纪60年代,15岁的父亲开始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。那年代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。课余,父亲一头扎进书法爱好中,开始练毛笔字,至今已经60余年了。对书法的爱好,相伴了父亲一生,几乎成了他的第二生命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到过年的时候,家里就挤满了来求父亲写对联的人。都是乡

里乡亲的,父亲从不拒绝,要耐心地写上好几天,不但辛苦还要倒贴纸张墨汁的费用。父亲从未有过丝毫的抱怨,总是略加斟酌便一气呵成运笔书写,尽量做到为每家所写的对联都不雷同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父亲已经由小学代课教师成为有编制的中学教师。那时候,镇上开店做生意的人多了起来,很多人要书写制作店名牌匾,都不约而同找到父亲。父亲不但帮着设计,而且发挥他的聪明才智,克服没有装潢工具的困难,千方百计帮他们制作。渐渐地,他几乎承包了我们当地的广告招牌书写制作业务,他的宿舍成为最早具有雏形的广告作坊。除了开店的、结婚的,还有乡

镇政府和各村委会要动笔墨的事,都会找上门来。当然,渐渐地,有人给报酬,但父亲从不计较多少。

退休后,父亲的时间更充裕了,自费订了《书法报》等报纸,对书法的钻研更精进了。其时,乡里有对即将外出打工的农民夫妻,带着刚初中毕业的儿子前来拜师,学写字画画。父亲怜其是留守少年,尽心尽力教他。数年之后我回老家,刚好碰到他来我家报喜。原来,跟父亲学了几年书法绘画后,初中毕业的他已经被省城一家艺术公司看中,受聘担任画师。去年的一天,父亲高兴地打来电话,说他这个唯一的学生、关门弟子已经结婚娶媳妇了,那天还特意把媳妇带来

和他见面。

最近几年中,父亲获得的国家级、省级书法比赛证书摞起来竟有半人多高,我翻看过,大部分是金奖。我提出可以申请加入书法协会,父亲摆手:个人爱好,不图那玩意。几年下来,他用行书、楷书、草书书写了大量的唐诗宋词,抄录的《今古贤文》一一装订成册,说是要留给后代子孙作纪念。

更有意思的是,在父亲的影响下,和他自小一起长大的乡村医师熊新文伯伯在古稀之年也拿起了毛笔,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,一笔一划练字。两位白发苍苍的发小在书桌前挥毫泼墨,一起书写着墨香传奇,将他们的晚年镀上了绚丽的夕阳红。

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,父亲对书法的爱好从未中断,更没有消减。父亲虽然只是平凡的一个,却在墨韵书香的浸染中散发着催人奋进的光芒。

畅情

洞脑之行

新晃侗族自治县中寨小学
杨世万

洞脑,一个嵌在山巅的小寨,也是家乡海拔较高的村落,那年为了去江米看望一位老友,从那路过,便一见钟情,在心中记下,它一直就在我的念想里。

仲春时节,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我沿着山的褶皱盘桓而上,再一次走近它。沿途山野盛开的野樱花格外醒目诱人。多少次下车驻足,远拍或者走近与之同框,定格一种美好,为我的洞脑之行平添些许惬意。

好在这次没了上次的艰辛,在扶贫惠民政策下,原来的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,不费多时就看到了一个古树环抱、安宁、幽静的小寨,没有太多的喧嚣。站在村口,一栋栋坐北朝南的木屋,顺着山势而上,层叠有序,有几栋房子的地脚长满青苔,板壁斑驳,屋面瓦楞里长了青葱之草,大门上的锁锈迹斑斑,只有木窗上嵌着的花鸟还在发出岁月长长的喟叹。木屋的旁边却矗立着几栋窗明几净,玲珑剔透的“小别墅”,屋顶上有双龙戏珠,有太阳能热水器,透出端庄大气,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,一边在老去,一边却在明媚,一条条硬化的人户路连接起光阴的两端。

走进小寨,有种归家的感觉,平素匆忙的脚步在这里缓慢下来,所有浮躁的心灵在这里得到熨平。几位老奶奶坐在晒谷坪的木头上,听手机里发出悠婉的山歌声,听得那么认真,那么入神,不时眯着眼睛笑意甜甜,怡然自乐。我沿阶而上,眼前突现两棵硕大的红豆杉,红豆杉下面是一口古井,井水汩汩流出,人们为了不再肩挑手提,从井的一角牵出了几根水管,犹如从心脏引出的动脉,泽润这方土地,也滋养了这方人。这时,一位耄耋老人正坐在井边的石板上吸烟,精神矍铄,他给我讲了这个寨子的前世今生。美丽的传说如花香扑鼻,历历而来,让人感觉一份悠闲自在。我抬眼望去,几个小朋友在撂荒的田野上放风筝……有些风景并不遥远,洞脑的景致把岁月浓缩在我的眼前。

洞脑,是一本诗集,被人们遗忘在偏僻的地方,当我路过,翻开它的卷章,一种安宁温馨就会撩动心中最美的情愫。洞脑——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地方。

苦练功

印象



赖学香/摄

感悟



汗水中的暑期

安化县教育局 廖双初

酷热难耐的下午,天空万里无云,白花花太阳像个燃烧的火球悬挂在天上,炙烤大地。此时,一位十八九岁的青年头顶烈日,正在一座山的斜坡上抓紧收割花生。他一会儿举起锄头,将花生从地里刨出,一会儿清理掉花生上粘连的泥土,连同秸秆一并塞进箩筐,然后一担一担从山上挑回家里。青年的深色上衣上,汗水析出的盐分在衣服上如沟渠纵横交错,手触之,有明显的颗粒质感……

这是1987年暑期的某天,迄今33年了。太阳下的年轻人正是我。整个20世纪80年代,从10几岁到20岁出头,这样的劳动场景几乎是我暑假里的一种常态。

那时的中小学校放假较迟,一般在7月15日左右。而只要一放假,不论长幼,父亲都会给我们分配劳动任务。从看牛、砍柴,到收割黄豆,再到投入“双抢”等,我都干过。

看牛往往是参与农活的开端。牛在农闲时,需要牵着它们到山中、溪畔、田埂上吃草。户外看牛,我最怕的是牛偷吃田里的稻谷或者秧苗,这要是让作物的主人遇见了,他们是会高声骂人的。砍柴要去很远或者山势高峻的地方,人在灌木丛中穿行,一旦受到蚊虫叮咬,皮肤极易过敏。而收割黄豆时,黄豆毛茸茸的

秸秆,也容易刺激皮肤。

“双抢”是暑假的重头戏,抢收早稻和抢插晚稻是暑期最苦最累的活儿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,田地都包干到了各家各户。我们家的田分布零散,其中一丘面积最大的田,不仅离家远,中间还隔着一条溪。快天黑时,挑着那一担上百斤的谷子回家,在鹅卵石遍布的溪水中一步步跋涉,在弯弯曲曲的田间小径上小心翼翼行走,在两道呈二三十度角的陡坡上砥砺前行,我感觉我的腿时常是抖着的,一回到家,筋疲力尽。这样起早贪黑,与时间赛跑的日子,至少要持续10天以上。

“双抢”过后,稻田里需要保证充足的水分,得从溪中抽或者从远处的山涧把山泉水疏浚过来,由于农户都集中在一个时段用水,竞争激烈,常常需要通宵值班。接下来,还有薅禾(近似于为禾苗松土)、翻红薯藤、挖花生等劳动任务。挖完花生,如果时间来得及,那就要播种荞麦。种完荞麦,秋季开学就到了眼前。

暑假的大量时间在劳动,这是我们这些出身农村之人的普遍经历。能在阳光下流汗,在风雨中感受飞奔的滋味,体验生活的不易与艰辛,这对一个人的成长,尤其是锤炼一个人的劳动与思想品质,是很有帮助的。

生活

新年里,餐桌上摆满了各色各味的副食。儿子这个尝尝,那个嚼嚼,总是嫌它们不对自己胃口。看着儿子挑三拣四,我不禁感慨万千。

记得我童年时代,每逢过年,每家每户待客的副食有限,大多是本地土产,像薯粑粑、薯干、茨菰……档

次高级点的,就是用粗河沙炒制的红薯条。这种红薯条是用晒干的薯粑粑剪成条状,用粗河沙翻炒而成。黄澄澄的,香脆可口,我们叫它“薯壳子”。

“炒薯壳子啦……”母亲悠长的声音一传来,我们立马围拢来。只见母亲提着一口铁砂锅,把挑选好的粗河沙放进锅里,待每一粒沙子充分吸收热量变得滚烫时,再把我和姐姐事先剪好的薯条放进铁锅。剪薯条时,我会花点心思,剪出各种花样,但时间紧时,大多剪成长条状。

这种河沙翻炒的薯壳子一吃就是很多年。

我工作后,有了儿女,父母也慢慢老了。姐姐姐夫、外甥们每年从城里带来大件年货,有水果干果,还有酸奶糕点,物品堆满厢房。特别是建设美丽乡村以来,村里新建的有机生态果园四季飘香:春桃红烂漫,西瓜满地跑,秋来葡萄如小令,冬季草莓挂灯笼。儿子吃腻了各种副食,过年时,看着满桌子五颜六色琳琅满目的物品,竟一脸不屑。我便要他拿来姑姑做的红薯粑粑,试着做些薯壳子。

儿子竟懵懵懂懂,问:“薯壳子是什么好吃的玩意?”我说:“试试不就知道啦!”

儿子开动脑筋,也像我当年那样剪出五花八门的图样,只是他剪出的图案是我小时候没有的,有动画人物,如机器猫……我那时顶多剪个孙悟空。看着一件件“作品”在油锅里起舞,再慢慢镀上一层金色油彩,儿子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“快尝尝,看看薯壳子啥味道……”我催促着,儿子拿着一个“中国结”啃了一口,“太好吃了,香脆甜蜜且充满温暖”;又嚼了枚“火箭”,“简直有种飘飘欲飞的感觉”……

是的,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,蘸着家乡泥土的温馨的幸福生活,怎会不香甜可口,如痴如醉?!

邵东市火坪二小
谭喜爱

薯壳子